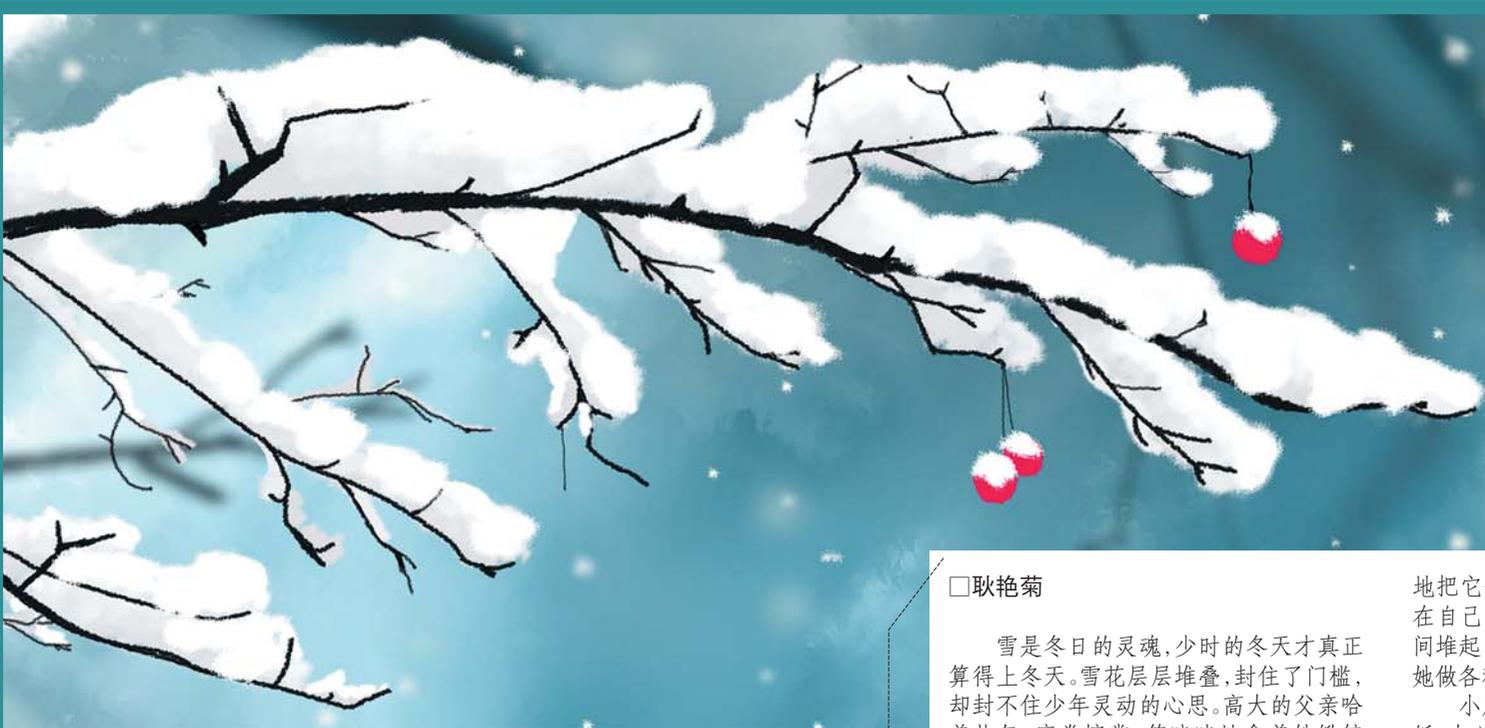


# 雪趣 记忆中的



## 下雪天的酥锅和『咸空果』

□孙晓明

下雪了。站在泰山大桥向北望去，可见片片白雪覆盖。雪覆盖住泰山的松石和小溪，盘道上的积雪，红墙黛瓦的雪披，是近几年泰山少有的风景线。

冬日站在泰山脚下，最容易勾起儿时的记忆。记得那时泰山的雪格外大，冬天格外冷，屋檐下的冰溜子很长，孩子们争着掰着吃，还要堆雪人、滑冰、滚雪球，快乐无比。

父母入冬后忙着储存大白菜。父亲那时在乡村中学教书，母亲冬日里总说，让他赶集买回点花生米，好过年。而我最难忘也最不愿干的事，就是跟着父亲去火车站炭场买煤，记得最少也得买上一千斤煤。父亲驾辕，我把绳攀在肩上拉，小小年纪没有多少力气，主要还是靠父亲，遇到上坡，颇费一番力气。

拉回家的煤真能派上大用场。上初中时，我自己住在平房南面的小厨房。厨房是父亲和他的学生加上我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起来的，顶子是预制石棉瓦，不隔热，也漏雨，冬天最难熬。夏天漏雨，母亲就用塑料布撑起来，用脸盆接雨水。冬天冷，母亲点上炉子，烧得旺旺的，我坐在小凳子上学习，感觉真暖和。

那时我在泰山脚下青年路北实小上学，家离学校有七八公里，还要过铁路，母亲很不放心。冬天天不亮，母亲就张罗着给我做早饭，每次都吃得热乎乎的，临出门给我戴上棉帽子（《智取威虎山》里梁平戴的那种），围上大围巾，送我过铁路上学去。

后来，我家邻居田姨的妹妹在泰安一中上高中，她寄居在姐姐家，母亲便嘱咐我们搭伴走。冬天头上捂得多，听不清火车鸣笛声，有一次我俩刚迈过铁轨，火车就呼擦身而过，吓了我们一大跳，回想起来都后怕。

我还记得那些年的冬天，外面下着雪，夜已深，我和弟弟已经睡了一觉，半夜醒来看到父亲在屋里烧着憋来气炉子做酥锅。炉火正旺，大大的钢精锅里，最底一层是白菜帮，依次是带皮五花肉、海带、藕、带鱼，加水、盐、酱油、醋，还有花椒、大料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，凉透

后吃，真过瘾。

雪地里，孩子们在嬉戏打闹，屋里边母亲则发挥她在糕点厂工作的手艺，炸藕合，炸“咸空果”。其实“咸空果”制作不复杂，但一般人掌握不好油温。擀两个剂子，对在一起，里面涂抹些花生油，朝外的一面撒一些芝麻，用刀划成菱形，均匀铺开，烧热油，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来，凉透后吃，那个酥脆！吃饭时抓一盘，既当菜又当饭。母亲总会多炸一些，分成一包包送给亲朋好友。

寒来暑往，多少个日子，即使是我工作和结婚生子后，每次离开家，母亲一定会送出来。冬天我走出老远，她还伫立在门口。我使劲摆手，让她回去，她还巴巴地望着我。有时我一转身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母亲说，她年轻时，每次从家里回糕点厂上班，她娘也都是送出家门，看着她走出老远。

这两年，母亲的记忆、思维、认知、语言、行动能力断崖式下降。特别是摔了一跤后，她只能坐着，不能走了，我和弟弟轮流看护她。去年冬天的一天，我在母亲这里陪她，窗外飘着雪花，我惊喜地喊道：下雪了！可母亲并没有多大反应。她感知外面世界的触角似乎变得迟钝了。过去我只要打个喷嚏，咳嗽一声，她都要问一句：啊呀，怎么了，感冒了吗？

前些年我曾写过几句打油诗，“您那微驼的身躯，不曾有往日的律动；您那花白的头发，不曾有昔日的飘洒；您那瞬间单蹦词语的遗忘，不曾有过往连贯的唠叨。”这就是昔日爱唱爱跳的母亲和今日之母亲的画像。

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冬日，傍晚时分泰城下起大雪，弟弟打来电话，说：哥，咱出去吃火锅！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，买来“女儿红”，围着火炉，涮着羊肉，拉着家常。当时我以为搞美术的弟弟是触雪情思飞扬，谁知道席间一席话使我明白：他头一天做梦梦见了母亲，是个噩梦。我说梦都是反的，不必在意。但我心里也有些惶惶然和怅惘，久久不能消散。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白居易的诗体现了风雪飘飞的傍晚的暖意，此刻转换成挚爱亲情的场景再好不过了。

□耿艳菊

雪是冬日的灵魂，少时的冬天才真正算得上冬天。雪花层层堆叠，封住了门槛，却封不住少年灵动的心思。高大的父亲哈着热气，摩拳擦掌，笑眯眯地拿着铁锹铲雪，清扫院子，一扬一落间，我小小的心也跟着一起一伏：雪花会疼吗？

院子外，伙伴们已在叽叽喳喳，声音清脆得像三月的鸟鸣。有伙伴开始扯着嗓子，喊我出去玩。母亲说天冷，不许我去，依旧不动声色地忙她手中的活。我在屋里有点呆不住了，毛躁得像个小蚂蚁，哪里会觉得冷？雪花疼不疼的事，也不管了。趁母亲去里屋拿东西的时候，我“嗖”一下跑出去。父亲看到我，悄声说，去吧，去吧。母亲出来不见我，又气又笑，我听见父亲劝：“孩子不怕冷，冻结实了，正贪玩，让她去玩会儿吧。”母亲没有喊我回去，我便更加心安理得了。

白茫茫的乡村寂寂的欢腾，三奶奶家的小花狗也出来赏雪呢，蹄步落处，听得见簌簌的雪响。好玩的是村庄东边的树林，每棵树上都开满了雪花。我们这一群欢腾的少年，笑声、歌声响彻云天，枝上的雪花惊得摇摇落落。年少的心热诚诚的，一点不畏冷，手套不戴了，夹在低矮的树枝间。撸起袖子，抓起一把白莹莹的雪，先尝了一口，甜沁沁的，咯咯笑起来。这白灿灿的雪是天地笑容吧，我们为这新奇的发现窃喜不已。抓起一捧笑容，又抓起一捧笑容，紧紧

□马海霞

外婆家和我家隔着两条胡同。小时候，只要下了大雪，我和哥哥就跑去外婆家。外婆把雪天当节日来过，会做很多好吃的。外婆这天会把炉火烧得旺旺的，把铁算子架在火眼上，烤红薯，烤粉皮，炉台上还摆着花生慢慢烤。那时，乡下孩子哪有零花钱呀，这些炉火上的“烤食”就是我们舌尖上的期盼。

粉皮烤得快，不一会儿便滋滋啦啦烤出“花”了，待一面烤得焦黄酥脆了，再翻面烤另一面。粉皮烤好了，我们先吃着。等粉皮吃完，花生也烤得差不多了。

整个儿的红薯烤得慢，需要提前煮一下，再将红薯放在铁算子上烤到流油。若着急吃，外婆就将生红薯切片，放在铁篋子上烤。

我们小肚子吃得溜圆了，便在屋里玩耍，因为外婆的“烤食”只进行了一半，接下来，外婆还要烤馒头。先用大火将馒头烤出“花”，再将炉盖盖上，小火慢烤，待馒头吸足“火气”，焦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，外婆就将馒头放在炉台上继续慢烤。待晚饭时，再用铁算子烤小干鱼就着馒头吃。

四十年前的鲁中农村，农民一日三餐的主食是煎饼，平日里馒头是稀罕物。大雪天，外婆开恩，会赏小孩子每人一个烤开了花的大白馒头。但作为压轴出场的馒头，要留到晚饭时才能吃。

我和哥哥大雪天一定会赖在外婆家整整一天，非得吃完了晚饭，等母亲下班来接，才肯回家。嘿，都是外婆的“烤食”闹的。

有一年腊月，外公曾经的同事黄老师有事来家里找外公，来时，天还好好的，刚

地把它团在一起，似乎天地间的笑容都在自己手里了。我们把这些笑容在茫茫林间堆起了一个洁白美丽的雪人，对她笑，对她做各种有趣的表情。

小凤笑嘻嘻地从衣兜里拿出一张大红纸，小心翼翼地蹲在雪人前，隆重地给雪人染红了嘴唇。她得意地向我们炫耀：“这是我哥哥结婚时，我偷偷藏下了一小块，藏了一年，就是要给雪人涂口红。”我们都哈哈大笑。等了一年，我们都在等这天地的笑容，等笑容里的狂欢。

雪天唯一不好的就是去学校。学校在村庄外不远，却有一道陡坡，是通往学校的必经之处。灵巧利落胆大的孩子，猛一跑就冲上去了。而我慢，又磨蹭，胆子也小，脚下总是打滑，滑来滑去，要摔几次才能爬上去，好在穿得厚，也没关系。这陡坡路滑的难处，并未降低对雪的渴盼。像少年人的成长，像竹子拔节，拔节的疼痛在拔节的惊喜面前微不足道。

长大后，拔节的疼痛消散了，拔节的惊喜也跟着消失了。气候回暖，即使盼了一年，到了冬天，天地间的笑容总是那么羞涩，别别扭扭，挤出几丝欢颜，节制得很。有的年份甚至一冬无雪，灰突突的世界，没有一丝笑颜。天、地、雪，是否和人一样，也分年少和年长？少年时，像雪花一样，总不吝自己的笑容，满世界绽放，那么放诞，那么任性，那么纯粹。及至成年，快乐和笑脸，宛如暖气候下的雪花，那么节制，那么难得。即便偶尔笑，那笑也内容丰富。

坐了一盏茶的时间，鹅毛般的大雪便纷纷扬扬下了起来。外婆炒了两个小菜，让外公和黄老师先吃着，然后将铁算子架在炉子上，开始烤红薯、粉皮、花生、馒头、小干鱼。

外公和黄老师都不喝酒，他们两个人以茶代酒，从下午喝到晚上，从晚上喝到了深夜。第二天中午，黄老师才骑车返回学校。

我对外公说：“黄老师肯定是馋外婆烤的食物了，吃个没够，天黑透了，还不想走。”

外公笑着解释：“黄老师现在在山区中学任教，住学校集体宿舍。这次他有事找我帮忙，说完事后本打算要走的，但我不让，雪天路滑，山路骑行更是危险。反正周日他也没课，所以我把他的自行车钥匙给藏起来了，硬把他留家住了一宿。”

外公从小患有眼疾，矫正视力也很弱，但他特别小心谨慎，从未因眼神不好出过事故。在学校上班时，只要遇到大雪天，外公便住学校宿舍，即便休息日也不往家赶。他对学生、对家人、对客人，甚至对外人，也会把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。那年黄老师来访，也就是因为黄老师住在学校宿舍，晚上不回宿舍也没人牵挂，若黄老师住自己家里，在那个没有电话的年代，外公怕黄老师家人担心，是不会留他过夜的，但外公会亲自把黄老师护送回家，才能放心。当然，他会在黄老师家住一夜，待第二天雪化了再回家。

我们村西面临河，东面临山，大雪天，小孩子出去玩很容易发生危险。外公是退休老教师，他懂小孩子的心理，用食物拴住我们的馋虫，比用绳子捆绑住手脚管用多了。

原来，外婆家的雪天“烤食”，是为我们小孩子量身定做的节日呀。

## 雪花的笑容

## 『拴』在火炉旁的雪天